

■ 我思我写

## 报告文学的光芒

20世纪90年代某个灿烂的春天，我站在中学母校的操场上，正是陕南的5月，从我的目光望出去，是草长莺飞明媚的春光，空气中也浮动着漫漫春天的气息。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今天，当我在北京大学一个安静的小屋写这篇文章，我仿佛还看到那一年的春光，那柳絮沸沸扬扬，穿过那些年少迷惘的梦幻和理想……

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20世纪90年代，那时候我们班有位同学，他非常爱好文学，与当时一个学院的文学社略有联系，于是把我们班几个同学的作品收集去，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印了出来。

后来，我刚刚毕业在陕西的一个小城工作，常因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作品而略有喜悦。2000年，因为工作调动遇挫，也因为文学，我来到上海一个时尚类的杂志社工作。有一天走在大街上，只是向书报亭看了一眼，就看到了一本文学杂志……我走到房间的阳台，城市的灯光如此璀璨，而我只是它一个匆匆的过客，只因心里充溢着激情和美好，那是我理应想要的表达。很快，我回到灯

下，准备写一篇小说。三四年后，我相继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在《上海小说》《小说界》《钟山》《北京文学》《延河》《清明》等杂志发表。2003年，我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

2004年，因为一个很偶然的原因，我开始写报告文学了。那是一部反映上海浦东发展变化历程的书，对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毕竟知识有限，生活的面也很狭窄，而时间又很紧张，但是各种偶然的原因促成了我跟这本书的缘分，我责无旁贷。

整整半年多的采访，长达7个多月与世隔绝的写作，穿越博览丛书的历程，为了写作读大量的资料，每晚都是一两点钟才睡觉。夜晚，伸展着因趴得太久而有些疼痛的肩背，我站在阳台寂寞而满怀希望地望着远方，很劳累，但内心却很充实，站在夜色的栏杆旁，我觉得整个心灵在燃烧。

2005年，这本叫《读懂浦东》的书终于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4月，上海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中心还为我这位外地旅居上海的作家召开了一个新书发

布会。

2006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此后相继创作了多本报告文学《重庆人在上海》《河流与山的秘密》等书籍，并有作品在《中国作家·纪实》发表。

常常回想写报告文学的那些过程，我想起写作《读懂浦东》的感受：“它记录了生命流往过程中那些最绚烂的喜悦、奋进、徘徊和坚持，在可以望见的夜晚的天空里，他们像星星一样闪烁着灵魂的光芒。在采访的过程中，那么多次的泪盈满眶，有时候是被感动，有时候是被震惊，创造性的生活从来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单纯，他们活色生香，坚韧而又卓越。面对着优秀的人，每个人的心灵也会受到洗礼……”

也想起写作《重庆人在上海》的感受：“这是一个城市的名片/而非仅只是反映一些人在另一些城市的生活/从宏观到精微/从过往到未来/再现了城市/和一些人生活和奋斗的历史……”重庆和上海的参照，就是两个重要城市的时空对话，而那些人的经历，无不可以放进“改革开放30年人群流动的民间调查”。

□王晓云

2008年，我回到了安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那些葱郁的青山和温柔的河水哺育了我，它们有着与沈从文家乡《边城》近似的时空质地。在这里，我再次接到了写作报告文学的任务，写一本跟随全国第三次文物调查一起行动的田野考察报告文学。

那些旖旎的青山与碧水是那样映入我的眼睛，不懂不爱，懂了就爱。每个人对家乡的感情，大抵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本来，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乡，对家乡是没有太多概念的。而自以为对它的了解，因为没有调查研究，大概也会有误解的地方。

生命有如一只船，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船两边的风景，假如我们更愿意往深往远处看，是可以看到那些两岸树的倒影，听到树下蝴蝶和秋虫的呢喃；也可以看到远方天空的雁阵，开阔地的庄稼，以及那些隐在田野后的村庄与城市。

报告文学有这样的光芒，它就像我们曾经的写作，记录下那些时代下的美丽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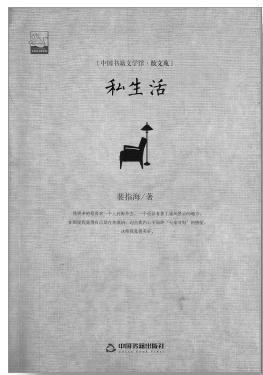
2015年1月9日 星期五

6

■ 桃李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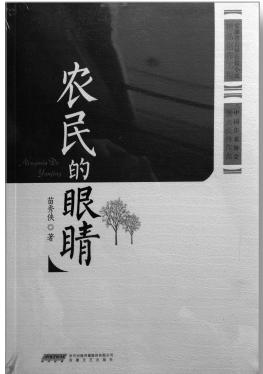
### 裴指海

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其散文集《私生活》近日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该散文集分“私生活”、“纪念品”、“编年史”、“四海之内皆朋友”四辑。他的散文敢于表达、天马行空、善于思辨，能在丰富的生活中展现真实，发现美好，体现出作者“真即是美”的写作理念。作者的语言幽默机智，读来饶有趣味。



### 苗秀侠

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小说《农民的眼睛》近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度重点扶持作品。小说从“非虚构”的视角展开叙事，借乡村农民医生的眼睛，观察并讲述西淝河湾地区近半个世纪的变迁，涉及中国农村的医疗、养老、殡葬、留守、土地流失、环境污染等问题。作者直接进入生活现场，从不同侧面向读者呈现底层生活的真相，作品中有尖锐的矛盾、痛楚的撕裂和绝望的呼喊，也有温暖的底色、明亮的生机和坚定的叩问。



### 吕翼

迅文学院第十届高研班学员，其儿童题材长篇小说《疼痛的龙头山》近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品以昭通鲁甸龙头山地震为背景，虚构并走进了一个让人心痛的儿童世界。在吕翼的笔下，这既是一个儿童的世界，又是一个成人的童话。龙头山的疼痛是相爱的疼痛、思念的疼痛，是离别、寻找、内疚和刮骨疗伤的疼痛，是爱与恨碰撞之后的疼痛，作品体现了作家强烈的忧患精神和担当意识。



### 郑旺盛

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报告文学《震撼日本列岛的中国英雄》近日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作品以翔实的史料、珍贵的图片和大气磅礴的文笔，客观、真实、有血有肉地再现了抗日英雄耿谭的英雄形象，也全景式再现了在日本的中国战俘劳工那段鲜为人知、血泪斑斑的历史。



# 鲁镇

■ 东庄西苑

## 我所珍惜的时光

2014年3月至7月，这4个月的时间我是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度过的。这是我师范学校毕业11年之后又一次过上了校园般的集体生活。坐在课堂上的时候，我常常有恍如做梦的感觉，感觉自己还在西海固，还在某一片田地里劳作，或者在某一个会场里做着和文学完全无关却和生计紧密相连的工作。从西海固到北京的鲁院，不管是从路途上还是文学意义上，这一段距离都是遥远的。但是很幸运，我来到了这里。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感染着我，无论何时何地，我想到自己曾经跟很多同学们拿着饭卡穿梭教室，朝夕相处的时光，心中总会油然而生一种温暖的幸福感。在这里，我们的生活似乎回到了学生

时代，大家在一起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文学的热爱，生活纯粹得如同孩子。这份经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都市中如此珍贵。

鲁院为大家设置的每一堂课都非常精彩、丰富多样，不仅涉及到文学创作方面，还涉及到人类学、自然科学、心理学等等，这些课程让我们观察世界的视野更开阔，对文学创作的意义理解得更深刻。我从前的创作几乎是散漫而没有计划的，完全是凭借着一股热情在写，写到哪里算哪里，就是个人生活生命经验的书写。在学习了这些课程后，我原有的认识和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更愿意关注人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在我心里，更多了一份悲悯情怀，多了一份为民族的历史未来反

思、思考的沉重责任感。在鲁院，我收获的不仅是写作的技术、技巧，更多的是对写作的态度和对写作的认识。回头总结的时候，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深深影响我日后的文学创作。我是个自卑的人，总觉得自己不是科班出身，文学底子太过薄弱。这样的课程对我来说非常必要，每一天都可以吸取很多养分，比起学生时代填鸭式的教学，这次的学习充满着快乐。

学习之余我跟着同学们参加社会实践、看演出、参观鲁迅、曹雪芹等名人的故居，学到了很多课堂之外的东西，感受到了北京的博大和包容。这段时间我读了一些外国名著，感触颇多，也算是稍微弥补了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亏欠。我利用这宝贵的清闲时光抓紧修改了长篇《马兰花》并且交付出版社出版。我还写出了《四儿妹子》等中短篇小说。

在鲁院，我学到的不仅是文学知识，更多的是文学之外的收获，对社会关系的重新认识，对人生深度的重新考虑，对文学的最远距离和最近距离的重新感悟。离开鲁院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在班级相册中写下了这样简短而发自内心的留言：“我会怀念，这里给予我的沉静与思考。”的确，我将永远怀念这段真实成长的岁月。在以后的写作道路上，我会一边努力，一边珍惜。

□马金莲

## 闪光的梦

我的故乡在胶东，村子前面有条河，叫鱼鸟河。

20多年前，每天下午，乡亲们都会在河坝上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细心的人会发现，在河坝上行走的少年，喜欢踩着自己的影子，倾听阳光的声音。刚开始，乡亲们对他孤独的身影充满好奇，他们用自己的思想琢磨这个沉默寡言的少年。那些个有关他的议论，总是最先在鱼鸟河的河水里荡漾开来。女人们喜欢到河边淘米、洗衣、择菜，聊聊村里所有跟她们有关或者无关的话题。她们说，这孩子有点儿邪性，成天家闷着头不说话。她们哪里知道，孩子是受了课文的影响，正在做一个梦。

很多年后，那个少年接到鲁迅文学院的通知，他趁着周末开了5个多小时的车，匆匆忙忙赶回故乡，再次站到了鱼鸟河边。那个少年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做起了作家梦。因为工作上的原因，一直拖到报到的当天清晨，我才急匆匆地从网上订票。没想到的是，赶上仲秋假日刚结束，直达北京的高铁票全部售罄。这曾令我预感到的变故，让我束手无措。我只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个劲儿地抽烟，没多大工夫，嗓子竟有些哑了。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几乎

不曾有过。将近20年的兵斗下来，对一般的事总还是自信的。可那一会儿，我的心一下子慌了，难不成打一开始就要闹个迟到？车票的事情影响了我的情绪。还好，表弟慢悠悠地为我订了济南至天津、天津到北京的票。现在想起来，那小家伙当时面带着笑容，笑得有些暧昧。他哪里知道，我的心早已飞进了鲁院。

总算是按时赶到了鲁院。走进东门，一路上，目光所及之处，一切都是新鲜的。那面湖和湖里边悠然自乐的鱼儿，还有那丛树和树荫下沉思的雕塑，它们都静默地等待着我，以不变的姿态，来审视一个形容影只的过客。很快我便发现，我不是过客，我是这里的主人。在属于我的那个房间里，我看到了一个笔记本，本子上记录了往届学长的留言，从未谋面的他们，用饱含深情的文字，迎接新的主人。手捧笔记本，那份无法诉说的神圣和庄严，打心底油然而生。

开学典礼时，院领导说：“一进鲁院门，终生鲁院人。”坦白地讲，这句话像是口号，听上去有些苍白，让我有些懵懂，还有些诚惶诚恐。我便是在这样纠结的心理状态下，开始了在鲁院的学习。

鲁院的课程安排是高端的，每一位老

师都是让人仰慕的大家，课堂上的每分每秒都变得弥足珍贵；鲁院的学习环境是宽松的，每一次课后，都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吸收；鲁院的学习氛围是浓厚的，每一次研讨，大家都会深入探讨个人的体会，有些时候，甚至会争得面红耳赤。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文学创作、电影、音乐、法律、心理学、核武器等等，这些课程让我在鲁院的每一天都充实起来，那些才华横溢、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用他们独具魅力的讲授方式，开拓了我的视野，开阔了我的思路。这些精彩的课程让我逐渐明白，自己过去创作中所存在的藩篱，也让我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公安消防部队的一位消防员，我必须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回报部队、回报社会。

鲁院生活也给我带来了苦恼，不知哪天，我猛然间发现，之前写的文字都像是垃圾，我甚至怀疑自己还有没有写下去的能力。这种焦虑在心底生根发芽，钻进了我的骨髓，箍紧了我的心脏，让我难以呼吸。幸运的是，这里的师长为我点亮一盏明灯，他们告诉我，这是成长中必然的阵痛。

在鲁院，更多的是快乐。作为班里的文体委员，我和同学们一起分享了比赛、联欢会的快乐，诗歌朗诵会、文学沙龙、社

会实践，在所有相聚的时光里，同学们用迥异的神态、不同的方言，让欢声笑语无处不在。这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不管未来有多远，这个家里的所有人，都不可忘记曾经在一起的幸福和快乐。

不能荒废在鲁院的1600多个小时，我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写作者。在属于我的房间里，电视机应该是有些意见的，它肯定在窥视我，用挑剔的眼神责怪我忽略了它的存在。感谢台灯陪伴我一起读书，在我睡意蒙眬时，它从未打过哈欠。更得感谢电脑，在它的注视下，我写了中篇小说《死不瞑目》《阳光的声音》《错位》，短篇小说《寻找小妹》《风干的河床》，散文《梦中的红果树》和微电影剧本《生命至上》，它们一起见证了我的成长。

时间终是短暂的，班主任通知我们写总结时，我才发现，在鲁院的美好时光即将结束。带着几分不舍，我到楼前散步。踩着脚下的落叶，步子变得单调而枯燥，路灯下的身影忽长忽短。那份淡淡的惆怅也跟着愈来愈浓。就在我愣神儿发呆的那阵子，小湖里发出一阵异响，鱼儿欢快地蹦出了水面。还有，我影影绰绰地看到，眼前的雕塑冲我眨了眨眼，笑了。

□初曰春

■ 书海一瓢

## 历史与诗

与其说这是一部史料翔实论据扎实的学术研究著作，倒不如说这是一本文采飞扬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把博大精深底蕴深厚的渔俗文化穷尽幽微，又以文学的笔法把科学缜密艰涩难读的学术成果描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把偌大一个渔俗文化的史书写得如此富有诗情画意，既是历史的诗化，又是诗化的历史，可谓是一部诗性的渔俗文化史记。

渔俗文化研究是一门生僻的学科，关于浙江沿海渔俗文化研究更为鲜有，因此黄立轩的这部《远古的桨声——浙江沿海渔俗文化研究》就凸显了其重要的学科价值和学术意义。浙江近海多水，是海洋大省，最早的新民们涉猎海洋，创造了灿烂悠久的海洋文化。古以来，吴越舟楫之便，渔业之利，因海兴市，得天独厚。宋元发达的工商业，近代的港口经济、对外贸易，皆有赖海洋之赐，且开风气之先。从“丝绸浙江”、“人文浙江”，到“海上浙江”，勾勒出浙江的历史变迁与文明进步。

我拿到《远古的桨声——浙江沿海渔俗文化研究》的书稿后是一气读完的，掩

卷深思良久，深被黄立轩知难而进、刻苦攻关的执著精神所震撼，也为他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新的研究成果以及新的深度和广度上的突破所欣慰。我想细心的读者都会与我有一样的发现，该书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首先，把浙江考古有影响的重大发现和研究融入书中。我们知道，渊博的考古学家可以穷其精微，写下浩瀚巨著，可以从来某一陶罐形状，从某一个甲骨文字符，判断其所包含的神秘信息。但是，翻阅一本考古发掘论著，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太枯燥。我总盼望着考古大师们能让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人都享受到原本属于他们的历史财富。而黄立轩在他书中，通过考古成果将残断的历史碎片连缀得尽可能完整，将消失的历史变为摸得着的现实，将那些生动的却鲜为人知的考古经历、参观感受讲给读者听，不知不觉中使考古成果被大众所接受，完成了深入浅出的考古学的科普效果。其次，从独木舟到万吨渔船的演变历史，从神话中的原始渔民到现代的东海渔民，从渔民的造船习俗、生产习俗到船饰渔服，从渔乡传统节日到渔家生活风俗，该书系统地、分

门别类地作了详尽介绍，阐述了浙江沿海渔俗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内在价值，对于所有关心与热爱渔船、渔俗文化的读者了解浙江沿海的渔俗文化有很大的帮助。第三，抓住了浙江历史文化的一个重点难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研究。浙江，这片5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古老土地上，曾经积淀了著名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在那些或者沿海、或者靠山的城镇与乡村，生发了曾经广受民众喜爱的各类文化形态，唱、舞、绘、刻、演、锻、雕，在这些多样的表现形式中，一代一代的人获得了精神上的享受与满足，丰富了原本可能平淡无趣的生产和生活。这些保留了民族历史记忆、凝结了民间智慧、融合了大众情感、体现了地域风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需要更多的人去认定和抢救，并通过有形的方式，来保留文化记忆。如果不去抢救和保护，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文化记忆和民族传统，就会迅速地离我们远去。

黄立轩历时数年跑遍浙江沿海，收集、整理、创作的《远古的桨声——浙江沿海渔俗文化研究》一书，及时地回望了那些历经千百年而传承下来的民间渔俗、生活风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能给读者提供丰富的文化营养，还能唤起读者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的意识。

诗人述史，喷涌的是激情；哲人述史，流淌的是思考；乡人述史，倾吐的是爱恋。兼具哲人、诗人、乡人述史之特色是这部作品贯穿上下的血脉。他以文学的方式叙述渔俗文化，以学术的论识支撑起大散文，既有理性的思辨又有文化的张力，还有文学艺术的魅力。

看完他的作品，掩卷思之，从开篇直到最后，他一直保持特有的才情才气，每一章都大气磅礴，厚重而不乏明丽，宏放里透露清新，平淡中又充满智慧。看这样的书，与其说是读史，还不如说是读诗；与其说在了解浙江沿海的历史文化、渔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还不如说是在品味浙江沿海的文明进程和咀嚼文化的钙质；与其说在观看海洋的宏伟，还不如说是在寻求街巷尾的精神幽灵。

□罗杨



# 鲁镇

